



禅

画

禅画 6 主编 / 侯素平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

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禅画. 6/侯素平主编. —北京:现代出版社,
2015.6
ISBN 978-7-5143-3783-9
I. ①禅… II. ①侯… III. ①中国画—绘画评论—中
国—现代IV. ①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0810号

学术顾问	李世南	妙侠	陈传席	
主 编	侯素平			
学术编委	李志军	王白桥	邱成君	大乐
	叶康宁	朱海峰	张 玮	严学良
编 辑	李燕歌	香 严	演 森	
美术设计	书 羽	弘 明		
封面题字	李世南			

禅画 6

主 编:侯素平
责任编辑:杨学庆
出版发行: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: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:100011
电 话:010-64267325 6832 6679(传真)
<http://www.1980xd.com>
电子邮箱: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:中华儿女印刷厂
开 本:889mm×1194mm 1/16
字 数:150千字
印 张:7
版 次:2015年6月北京第1版 201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书 号:ISBN 978-7-5143-3783-9
定 价:38.00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;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

目录

- 禅学艺境 山谷题跋 / 黄庭坚 / 006
徐渭的墨戏 / 朱良志 / 010
幻庐辑禅宗论艺录 / 侯素平 / 034
禅宗美学思想的成熟与分化
——神秀禅学美学的基本倾向 / 刘方 / 038
- 画道玄微 生活、艺术散记 / 石鲁 / 042
- 笔墨印禅 李世南《重谒水帘寺册》 / 054
- 自性任运 坐得住——吴冠南访谈 / 李燕歌 / 066
满园飞花 渐呈佳境 / 赵农 / 074
太虚片云——邱成君《放手拈花系列》四 / 082
涵养襟怀——侯素平画壶系列 / 086
- 云水禅心 禅风画境《水中月》 / 王法根 / 092
张大千——百日和尚 一世佛缘 / 印心居士 / 096
赖以栖身的草庵、穹庐 / 胡同庆 王义芝 / 100
石头宗《参同契》及其对禅宗美学的重要贡献 / 皮朝纲 / 104



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禅画. 6/侯素平主编. —北京:现代出版社,
2015.6
ISBN 978-7-5143-3783-9
I. ①禅… II. ①侯… III. ①中国画—绘画评论—中
国—现代IV. ①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0810号

学术顾问	李世南	妙侠	陈传席	
主 编	侯素平			
学术编委	李志军	王白桥	邱成君	大乐
	叶康宁	朱海峰	张 玮	严学良
编 辑	李燕歌	香 严	演 森	
美术设计	书 羽	弘 明		
封面题字	李世南			

禅画 6

主 编:侯素平
责任编辑:杨学庆
出版发行: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: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:100011
电 话:010-64267325 6832 6679(传真)
<http://www.1980xd.com>
电子邮箱: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:中华儿女印刷厂
开 本:889mm×1194mm 1/16
字 数:150千字
印 张:7
版 次:2015年6月北京第1版 201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书 号:ISBN 978-7-5143-3783-9
定 价:38.00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;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

目录

- 禅学艺境 山谷题跋 / 黄庭坚 / 006
徐渭的墨戏 / 朱良志 / 010
幻庐辑禅宗论艺录 / 侯素平 / 034
禅宗美学思想的成熟与分化
——神秀禅学美学的基本倾向 / 刘方 / 038
- 画道玄微 生活、艺术散记 / 石鲁 / 042
- 笔墨印禅 李世南《重谒水帘寺册》 / 054
- 自性任运 坐得住——吴冠南访谈 / 李燕歌 / 066
满园飞花 渐呈佳境 / 赵农 / 074
太虚片云——邱成君《放手拈花系列》四 / 082
涵养襟怀——侯素平画壶系列 / 086
- 云水禅心 禅风画境《水中月》 / 王法根 / 092
张大千——百日和尚 一世佛缘 / 印心居士 / 096
赖以栖身的草庵、穹庐 / 胡同庆 王义芝 / 100
石头宗《参同契》及其对禅宗美学的重要贡献 / 皮朝纲 / 104



駝山石窟造像



山谷题跋

◎黄庭坚

跋七佛偈

予往时观七佛偈于黄龙山中，闻钟声，见古人常愿手书千纸以劝道缘，而世事匆匆，此功未办。苏台刘光国欣然请施石刻之传本，何啻千纸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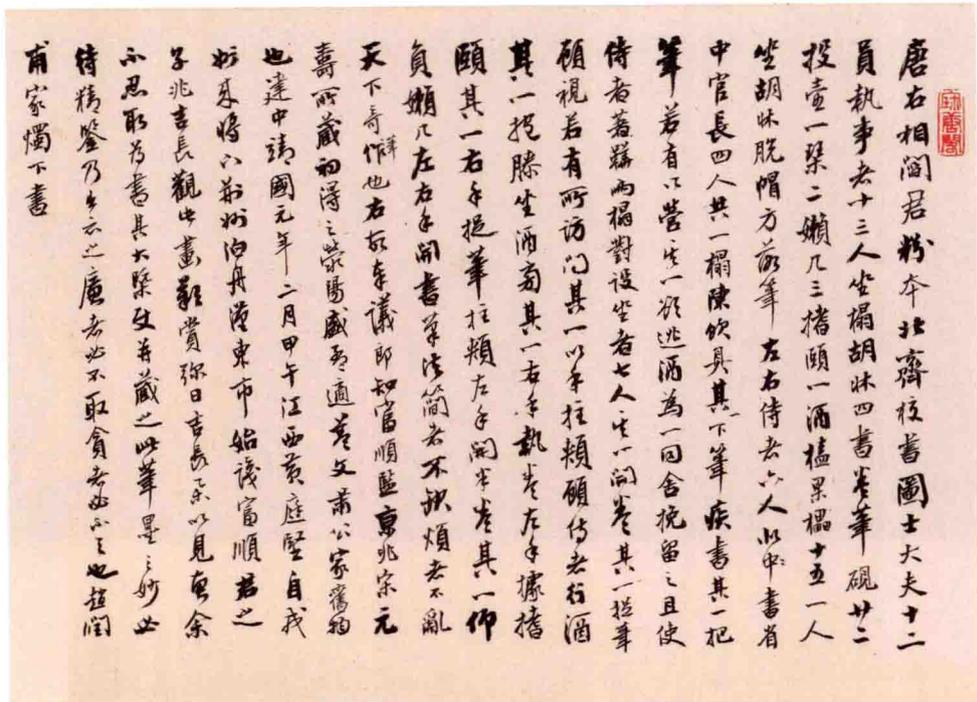
七佛所说偈，盖禅源也。浅陋者争鹜于末流而不知归，故余数为丛林中书此偈。荆州田钩子平闻是说，请余书而镌诸石。将以考诸禅滥觞。吴孙氏时，有僧道裕，诵出此七佛偈，而集大藏者录为疑，彼盖不知当时不具翻译人，此乃最上乘入理之极谈，非能言之流也。

书洞山价禅师新丰吟后

余旧不喜曹洞言句，常怀泾渭不同流之意。今日偶味此文，皆吾家日用事，乃知此老人作百衲被，岁久天寒，方知用处。浮山注解，虽为报大阳十载之恩，又似辜负新丰老人耳。文会上座乞书此篇，欲刻诸石，与同味者传之，因书。老夫于此，兴复不浅。

题辋川图

王摩诘自作《辋川图》，笔墨可谓造微入妙。然世有两本，一本用矮纸，一本用高纸，意皆出摩诘不疑。临摹得人，犹可见其得意于林泉之仿佛。



黄庭坚题国立本粉本《北齐校书图》局部

题校书图后

唐右相阎君粉本《北齐校书图》，士大夫十二员，执事者十三人，坐榻胡床四，书卷笔研二十二，投壶一，琴二，懒几三，搯熙一，酒榼果榼十五。一人坐胡床脱帽方落笔，左右侍者六人，似书省中官长。四人共一榻，陈饮具，其一下笔疾书，其一把笔若有所营构，其一欲逃酒，为一同舍挽留之，且使侍者着靴。两榻对设，坐者七人，其一开卷，其一捉笔顾视，若有所访问，其一以手拄颊，顾侍者行酒，其一抱膝坐酒旁，其一右手执卷，左手据搯，其一右手捉笔拄颊，左手开半卷，其一仰负懒几，左右手开书。笔法简者不缺，烦者不乱，天下奇笔也。右故奉议郎知富顺监京兆宋元寿所藏，初得之荣阳盛孟适，盖文肃公家旧物也。建中靖国元年二月甲午，江西黄庭坚自戎州来，将下荆州，泊舟汉东市，始识富顺君之子兆吉长，观此画，叹赏弥日。吉长举以见惠，余不忍取，为书其大概，使并藏之。此笔墨之妙，必待精鉴，乃出示之。廉者必不取，贪者必不与也。赵润甫家烛下书。

题渡水罗汉画

右摹写唐人画行脚僧渡水，已渡而休与泛济而未及济者，涉深水者，老惫极少者扶持几欲不济者，有临流未涉者，有见险在前依石坐卧者，颇极其情状。明窗净几，散发解衣而纵观之，亦是幻法中无真假。往在都时，冯当世有此画本，是古人创业兼素也。题云王右丞画渡水罗汉。余为题云：阿罗汉皆具神通，何至拖泥带水如此。使王右丞作罗汉画如此，何处有王右丞耶？当世不悦，为余题破渠好画。余曰：顾画何如，岂因誉而完因毁而破也？

题赵公佑画

余初未尝识画，然参禅而知无功之功，学道而知至道不烦。于是观图画悉知其巧拙工俗，造微入妙。然此岂可为单见寡闻者道哉。

跋东坡论画

子瞻论话语甚妙。比闻一僧藏苏翰林十数帖，因病目，尽为绿林君子以其摹本易去，故以予家两古印款纸断处。



陆平原之“图形于影，未尽捧心之妍；察火于灰，不睹燎原之实。故问道存乎其人。观物必造其质”。此论与东坡照壁语托类不同而实契也。又曰：“情见于物，虽近犹疏；神藏于形，虽远则密。是以仪天步晷而修短可量，临渊揆水而浅深可测。”此论则如语密而意疏，不如东坡得之濠上也。虽然笔墨之妙，至于心手不能相为南北，而有数存焉于其间，则意之所在者，犹是国师天津桥南看弄胡孙、西川观竞渡处耳。子尝见吴生《佛入涅槃》画，波旬皆作舞，而大波旬酩酊徐行，喜气漏于眉宇之间。此亦得之笔墨之外。或有益于程氏，故并书之。

书王荆公骑驴图

荆公晚年删定《字说》，出入百家语，简而意深，常自以为平生精力尽于此书。好学者从之请问，口讲手画，终席或至千余字。金华俞紫琳清老尝冠秃巾，衣扫塔服，抱《字说》，追逐荆公之驴，往来法云、定林，过八功德水，逍遥游亭之上。龙眠李伯时曰：此胜事，不可以无传也。

题惠崇九鹿图

惠崇与宝觉同出于长沙，而觉妙于生物之情态，优于崇。至崇得意于荒寒平远，亦翰墨之秀也。



国立本粉本 北齐校书图（传宋代摹本，北齐校书图原为北齐杨子华绘）局部
绢本手卷 29.3cm×725cm
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

题画醉僧图

醉李有狂僧，无日不饮酒。或戏与酒，令自作祭文，即应声曰：惟灵生在阎浮提中，不贪不妒，爱吃酒子，倒街卧路。想汝直待生兜率陀天，尔时方断得故。何以故？净土之中，无酒得酤。

跋佛顶咒

《佛顶咒》笔画似郑预《洛祠志》及《般若心经注》，然此书自缚规矩，不能略见笔妙，只是经生绝艺尔。观书者当用此意求之。

书赠晃师

老晃相识三十年，窃意已落镬汤中，输他牛头阿旁。余南迁，道出叶县，系马广教寺中，见晃如平生，问渠何术自济，乃能如此。晃笑曰：吾饮酒时，十方世界皆同一味。吾啖众生时，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，阎老子不管你口辩。

书船子和尚歌后

船子和尚歌渔父，语意清新，道人家风，处处出现，所以接得夹山水，洒不著。崇宁元年四月己丑，饭于蕲乡之护法院僧堂中，斋起受温浴，浴罢书此卷以解倦。

徐渭的墨戏

◎朱良志

脱相形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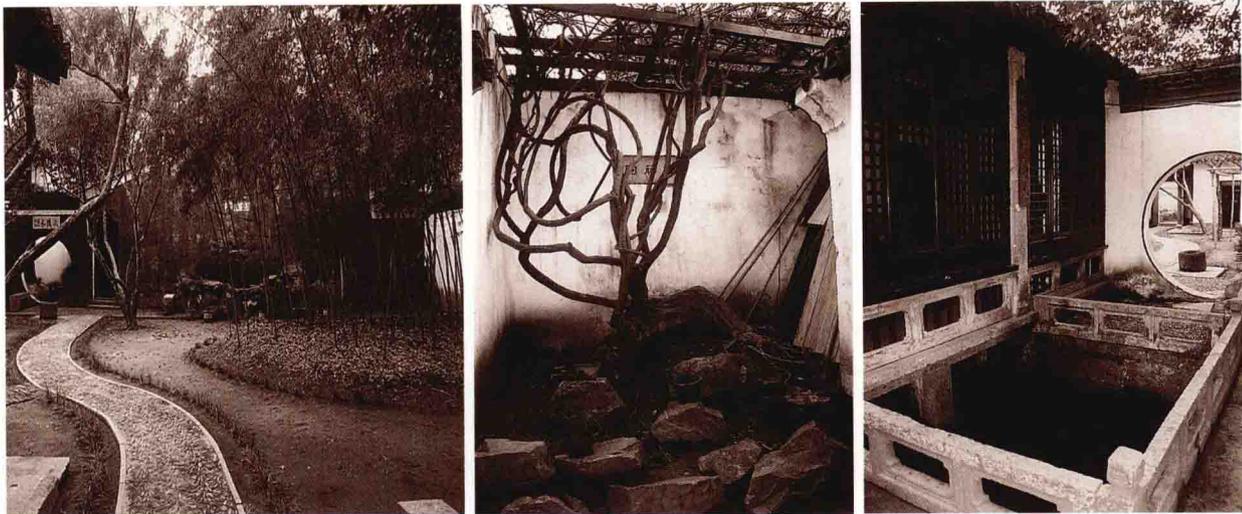
徐渭发现了传统水墨的大作用。他以水墨来写人生的戏，这就是他的“墨戏”。一片淋漓的水墨，是从繁缛的、绚烂的、富丽的表相世界中淡化而来的，符合徐渭透过虚幻的表相追求世界真实的理想。所谓“不须更染芙蓉粉，只取秋来淡淡峰”。

徐渭绘画的题材主要是花卉，而且他喜欢画色彩绚烂的花卉，如牡丹、芙蓉、杏花、荷花、海棠等，将这样的国色天香处理成无色（在中国绘画形式语言中，黑白世界意味着无色），将她们浓艳的色彩一一脱尽，将她们妖艳的形式虚化，实现他所谓“皮肤脱落尽，唯有真实在”的理想。

徐渭说他一生“懒为着色物”。他的《竹石图》题诗说：“道人写竹并枯丛，却与禅家气味同。大抵绝无花叶相，一团苍老暮烟中。”没有花叶相，苍老暮烟中，荡尽外在绿意，唯留下枯淡的形式，这里有类似于禅家的“气味”，也就是他所说的“真意”。北京故宫藏有徐渭《写生图》长卷，共十二段，第一段画牡丹，上题有诗云：“国色香天古所怜，每遇浓艳便相捐。老夫特许松烟貌，好伴青郎雪里眠。”国色天香他不爱（“怜”），松烟墨色为他所重（“许”），一切浓艳都被捐弃，绚烂的牡丹就这样虚化。

徐渭放弃以色貌色，而取墨花的道路，对此一选择，他有清晰的思路，在中国文人花卉史上，鲜见有他这样深入而系统的思考。我将他这方面的思考概括成解染、拒春、着影、摄香四个方面，兹分言之。

第一，从目的看，徐渭的墨戏之作强调“解染”。世相纷纷，何曾觑得真实？在



绍兴徐渭故居

道禅哲学看来，色相世界，是虚幻的表相；色相缤纷，启人欲望之门。人如果要和光同尘，得世界真实，必须塞其兑，解其纷，去其色，从而保持心灵的安宁。解染，是舍妄取真的前提。徐渭深谙此理。他曾画丑观音图，有诗偈云：“至相无相，既有相矣，美丑冯延寿状，真体何得而状？金多者幸于上。悔亦晚矣，上上上。”观音的美丽，不在她的表相。

他画水墨芭蕉，题诗道：“种芭元爱绿涟漪，谁解将蕉染墨池。我却胸中无五色，肯令心手便相欺。”芭蕉绿意盎然，但画面中的芭蕉却是一团黑色，中国艺术强调心手相合，但他宁愿心手相“欺”，笔下芭蕉与眼中芭蕉是这样的不同，因为经过他“无色”心灵的过滤。这就是他所说的“解染”功夫。

上海博物馆藏徐渭《花卉卷》，其中第七段画石榴，徐渭题诗云：“闺染趋花色，衫裙尚正红。近来瓜子茜，贱杀石榴浓。”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其《墨花九段图卷》，第四段画兰，上有题云：“闲瞰前头第一班，绝无烟火上朱颜。问渠何事长如此，不语行拖双玉环。”那是一双特殊的“瓜子”，是脱去朱颜、不上烟火的“瓜子”，是解

除“闺染”的“瓜子”，他在心手相欺中脱略一切外在的束缚。

他的《月照紫薇》诗说：“染月烘云意未穷，差将粉黛写花容。东皇不敢夸颜色，并入临池惨淡中。”东皇者，太一也，春天之神，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天地。天地示人以染月烘云、粉黛花容，只是一个幻相，天地何曾夸耀颜色？解染得真，由色返空，方是正途。所以他在《墨牡丹》的跋语中写道：“牡丹为富贵花主，光彩夺目，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，今以泼墨为之，虽有生意，终不是此花真面目，盖余本夔人，性与梅竹宜，至荣华富贵丽，风若马牛，宜弗相似也。”他所谓真面目，不是表面的粉黛，而是本色。

徐渭《牡丹赋》说：

同学先辈滕子仲敬尝植牡丹于庭之址，春阳既丽，花亦娇鲜，过客赏者不知其几，数日摇落，客始罢止。滕子心疑而过问渭曰：“吾闻牡丹，花称富贵，今吾植之于庭，毋乃纷华盛丽之是悦乎？数日而繁，一朝而落，倏兮游观，忽兮离索，毋乃避其凉而趋其热乎？是以古之达人修士，佩兰采菊，茹芝挈芳，始既无有乎浓艳，终亦不见其寒凉，恬淡容与，与天久长，不

若兹种之溷吾党也。吾子以为何如？”渭应之曰：“若吾子所云，将尽遗万物之浓而取其淡泊乎？将人亦倚物之浓淡以为清浊乎？且富贵非浊，贫贱非清，客者皆粗，主则为精，主常皎然而不缁，客亦胡伤乎？随寓而随更，如吾子恚富贵之花以为溷己，世亦宁有以客之寓而遂坏其主人者乎？纵观者之倏忽，尔于花乎何仇？谅盛衰之在天，人因之以去留。彼一贵一贱，而交情乃见，苟门客之聚散，于翟公其奚尤？子亦称夫芝兰松菊者之为清矣，特其修短或殊，荣悴则一，子又安知夫餐佩采挈者之终其身而守其朽质也，则其于倏忽游观者，又何异焉？”

徐渭的无色，不是外在世界的无色，而是心中的褪色；不是“遗万物之浓而取其淡泊”，也不是“恚富贵之花以为溷己”，而是超越外在的色空之辨，不沾滞于物。他在《次王先生偈四首（龙溪老师）》之三中说：“不来不去不须寻，非色非空非古今。大地黄金浑不识，却从沙里拣黄金。”在《逃禅集序》中说：“以某所观释氏之道，如《首楞严》所云，大约谓色身之外皆己，色身之内皆物，亦无己与物，亦无无己与物。其道甚阔眇而难名，所谓无欲而无不欲者也。若吾儒以喜怒哀乐为情，则有欲以中其节，为无过不及，则无欲者其旨自不相入。”非色非空，无己无物，不来不去，不将不迎，从而使一切的拘束在心中褪去。他说：“物情真伪聊同尔，世事荣枯如此云。”（《杂花图限韵》）正是此意。

由徐渭的论述，再一次说明文人画的求于形似之外，不是形式上的变异，而是超越形似，不作形色观，既非像，又非不像。

第二，从心灵的自由上看，徐渭的墨戏画淡去色彩，是为了去除心灵上的沾滞，于此，他曾提出有趣的“拒春”观点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其1577年所作之《墨花图卷》，其中第九段画芙蓉，题诗云：“老子从来不逢春，未因得失苦生嗔。此中滋味难全识，故写芙蓉赠别人。”这里的“老子”当指哲学家老子。《老子》第二十章说：“众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。我独泊兮，其未兆。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；儻儻兮，若无所归。众人皆有余，而我独若遗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！”老子的胸中是没有“春”的，不是拒绝外在的春光春色，而是摒弃那种因欲望、情感等所引起的内心躁动，他的心中是无“春”的世界：不泛涟漪，不起波澜，得失都忘，宠辱不惊。陶渊明所说的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的境界，也同此意。徐渭画无色的芙蓉，就是表达这不爱不嗔的“无春”境界，这就是他所说的真“滋味”。他有题牡丹诗云：“五十八年贫贱身，何曾妄念洛阳春。不然岂少胭脂在，富贵花将墨写神。”他有《水墨牡丹》题诗云：“膩粉轻黄不用匀，淡烟笼墨弄青春。从来国色无妆点，空染胭脂媚俗人。”胭脂染色，似合于外物表面之真实，却没有本然之真实，是一种“空染”，这样的“妆点”是对真实世界的悖逆，对这样的“春”的系念是一种妄念。

第三，在形式上，徐渭还提出“着影”的重要学说。徐渭的墨戏之作在于“去形”，应和着突破形式藩篱的传统艺术观念。他认为绘画必须超越形似，其《画百花卷与史甥题曰漱老谑墨》诗云：“世间无事无三昧，老来戏谑涂花卉。藤长刺阔臂几枯，三合茅菜不成醉。葫芦依样不胜搯，能如造化绝安排。不求形似求生韵，根拨皆吾五指栽。胡为乎，区区枝剪而叶裁，君莫猜，墨色淋漓雨拨开。”他反对枝剪叶裁的刻镂形似之作，以形写形，以色貌色，依样画葫芦，虽有表面的真实，却没有内在的真实。他有诗云：“山人写竹略



徐渭 四时花卉图
立轴 纸本墨笔
144.7cm×80.8cm
北京故宫博物院藏